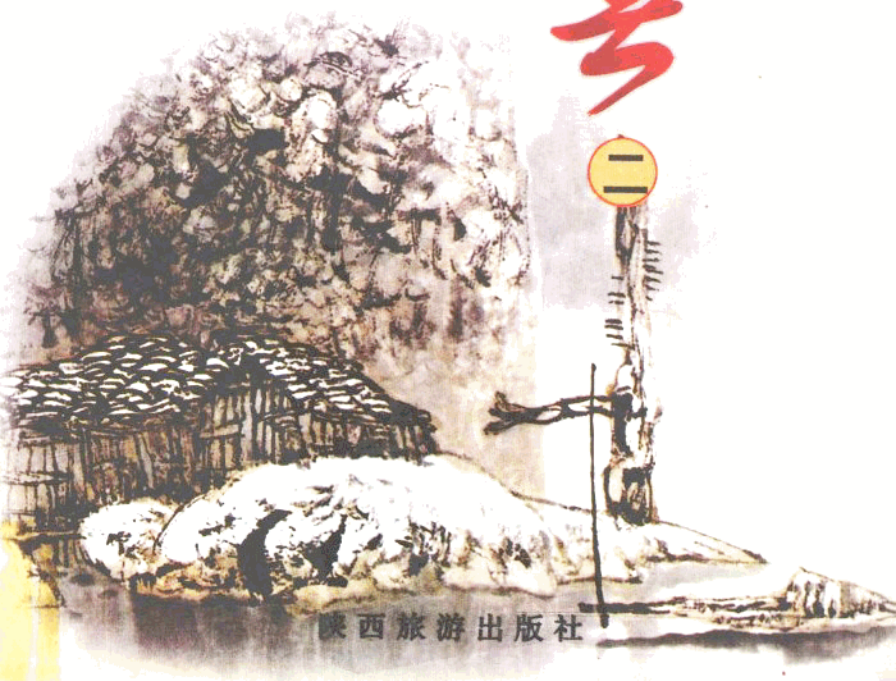


苍凉

青春

白描、著

二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中国当代名家作品精选

苍凉青春 (二)

白描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图书在编目(CIP)数据

苍凉青春/白描著.—西安: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7.12

ISBN7-5418-1518-7

I. 苍... II. 白... III. 当代-戏剧-小说-中国 IV. K.39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7)第 14506 号

苍凉青春(一、二)

作 者——白 描

责任编辑——马伟伟 戴笑诺

封面设计——孔晓军

出 版——陕西旅游出版社(西安长安路 32 号)

发 行——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——西安 7226 工厂印刷

开 本——850×1168 1/32

印 张——16.725

字 数——298 千字

版 次——1997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1-5000

书 号——ISBN7-5418-1518-7/I·268

定 价——(全二册)53.60 元

大队管电话，她被安排到五里梁小学当民办教师。她没看错。丈夫很老实厚道，待她不错。地里有公公劳动，家里有婆婆做饭。她用不着象王村钰那样，事事都要自己下苦力、伤脑筋。她挺满意。

但是舒心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。

她是个不受约束的人，喜欢自由自在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去哪儿就在哪儿。婆婆却是个脑子里装满老规矩的老太婆。她喜欢交往，常爱往王村钰那里跑，每当吃完饭她要出去，每当学校里的同事来家里，她递烟端茶地招待，婆婆就要拉下脸给她看。她看见就当没看见，不理。婆婆终于忍不住了。

“我们年轻时当媳妇，敢像今个年轻人这么疯张？”婆婆拉出一些陈年旧事给她亮耳朵，“早晨一起来，先到公公婆婆窝里去倒尿盆。吃饭不能自个先吃，要等一家人吃完，才敢圪蹴在厨房里刨进肚子。没事干就坐在炕上做针线，敢到处胡跑？不打断你的腿！”

梁海燕我行我素，只把这些唠叨当成耳边风。

“如今这世事越来越没样样啦。”婆婆见她根本不理睬，气哼哼地对着李顺兴嚷嚷，“就说这是不是你的家？吃完饭，你屁股一拍走啦。媳妇也来了个大撒手，啥事不管，到底该媳妇侍候公婆，还是公婆侍候媳妇？”

李顺兴叹口气，悄悄对梁海燕说：“往后少去外边串门，家里的活儿也得干干。

梁海燕说：“家里的活儿可以干，但是我想去哪儿，谁也管不着。”

梁海燕咋说咋做。放学回来，洗碗，喂猪，垫厕所掏羊圈。

家务活没少干，可一有时间还是爱出去串门，尤其爱往王村钰那儿跑。这使婆婆仍然看不惯。婆婆看不惯她的地方很多，一次为洗脚，婆媳之间第一次吵起来。

梁海燕天天晚上都要洗脚。家里用水要下一条三里多路的井坡去驮，水也就被看得特别金贵。婆婆早对她晚上洗脚有意见，一天见她又拿脸盆舀水，憋不住便开了腔。

“把脚洗得那么勤，是叫人闻呀？”婆婆的话说得不好听，脸上的颜色也很难看，“试着三五十天不洗，看能不能生蛆！”

她没有理睬，洗脚时，有意把水弄得哗哗地响。

婆婆又对儿子发脾气：“你驮过几次水？都不是你爸吆着驴吭哧吭哧爬井坡？水不花钱，不花力气啦？农村过日子又不是在北京城，穷讲究个啥！”

李顺兴蔫头耷脑不吭声。

洗脚水本来还可以留下给猪拌食，可是今天，梁海燕洗完脚，端出窑门，哗一声泼在院子里。婆婆一蹦从窑门口的石凳上蹦起来。

“你这是有意跟我当对头是不是？你泼，你泼，厨房里还有一缸，你都泼净！”

梁海燕居然还能笑着说：“明个洗了脚再泼。”

婆婆气得说不出话。梁海燕转身回到窑里，被子一拉蒙头便睡。

随后不久，梁海燕与婆婆之间又闹了一场更大的风波。

婆婆过日子特别细，用梁海燕的话说，是太抠门。家里粮食明明吃不完，可是有揭不开锅的人家来借，一粒也甭想拿走。梁海燕早想接济一下王村钰，知道不行，一直没敢开口。后来眼见得王村钰家的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她便先给丈夫说，想

借点谷子给王村钰。丈夫作不了主，去跟公公婆婆商量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。“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替人家操个啥心！”婆婆斥责丈夫，“再说，那个家是个没底窟窿，把谷子借给她，她拿啥还？”

梁海燕在隔壁窑里听见这话，恨得咬牙切齿。

过了两天，婆婆蒸了一锅窝窝头，碱放多了，梁海燕吃着不是味儿，便去中窑里拿蒜，想蘸酱油就着吃。蒜在一堆烂套子下放着的，她把套子搬开。后晌，婆婆去中窑拿东西，发现套子挪了地方，便从中窑出来，冲着刚刚放学走进家门的梁海燕大吵大闹。梁海燕摸不着头脑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听了半天，才听清，婆婆怀疑她要把那堆烂套子偷出去送给王村钰。

这回梁海燕忍不住了，婆媳间大吵了一通。

看来和婆婆很难相处下去了，梁海燕提出分家。李顺兴还有些犹豫，但公公婆婆倒痛快，立即请来亲戚邻人以及生产队的干部。摆了一桌酒席，吃喝中没费多少口舌事情就说定。李顺兴和梁海燕分得一孔窑，一石谷子，五斗玉米，两斗小麦。还有些旧家具。从此以后，一家变两家，各过各的日子。

梁海燕对我说：分家后她感到轻松了许多，没有那么多约束，不用看婆婆的脸，凡事她都能作主。“那时李顺兴事事都听我的，”她露出得意的神情。

她和丈夫的矛盾，是在婚后第二年开始的。

五里梁有十八个北京插队知青。梁海燕嫁过来后，和这些知青关系都很好。婚后第二年，大批招工开始，知青一个一个都像鸟儿一样飞了。结了婚，招工自然轮不到梁海燕头上，可是她并不后悔。每走一个知青，她都要去送。关系特别

要好的，就请到家里来，做几样菜，大家又高兴又伤心地吃一顿离别饭。头一两次请人吃饭李顺兴没说什么，再往后，李顺兴就不高兴了。一次送走客人，李顺兴的脸拉得很长，对梁海燕说：“往后这档子事能不能免了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花钱费粮食，图个啥？”

“你呀，跟你妈一个样！”

“我还看不惯你跟那些男男女女说呀、唱呀、哭呀、笑呀的。”

“哭呀笑呀又怎么啦？我愿意！那都是我的朋友，看不惯你躲着点。”

“我躲？叫我躲？这是我的家！”一向顺顺贴贴的李顺兴，竟然发起火来。老实人发火非同一般，喘着粗气，歪瞪着眼，脸孔抽搐，一副凶狠蛮横的样子。梁海燕吃惊地注视着他没有再和他吵。

这次吵嘴使梁海燕很伤心。她没有想到老实的丈夫性子里还潜藏着凶悍的一面。这个发现使她改变了对于丈夫的看法。一层阴影落在她的心头。

这一年九月她怀了孕。此前，结婚近两年时间，她一直怀不上。怀孕后反应很大，不时呕吐，有时肚子里吐空了，连绿乎乎的胆汁也吐了出来。去楼底卫生院看，医生说是妊娠反应，正常现象，可是她难受得不行。李顺兴已经老大不小年纪，但他不像一般男人那样，知道自己快要做父亲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；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惊喜，跟以前一样，还是那么一副冷冰冰、蔫乎乎的样子。也许他不懂怎样体贴怀孕的妻子，她难受时，他呆呆地在旁边看着，有时还会冷冷抱怨一句两

句：“看看，刚吃了又吐！”她气得直想骂他。

五个月后，梁海燕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胎位不正。她心里害怕了，禁不住胡思乱想起来。

刚来插队时，她听说过早年间这个地方有种风俗：生孩子死去的妇女，下葬时，棺盖不钉。棺材落到墓坑里，由丈夫在坑底掀开棺盖，拿刀子剖开女人肚子，取出死婴，然后才把棺盖钉死掩土安埋。取出的死婴必须断肢，扔到荒沟里让野狗吃掉。之所以这样，解释是：女人肚子里的娃娃能害死大人，必是妖物怪物，不取出来断肢荒野，便会在死人肚子里继续生长，随后就要兴妖作怪。

开始听到这传说，梁海燕根本不信。“这么野蛮？准是胡说。”可是后来许多当地人证实了这说法，一个在兴寺坪医院工作的熟人甚至告诉她：即使在当今，个别死在医院里的产妇，家里人还硬要医生做手术把死孩子拿出来。她听得心里直发毛。

这种可怕的事情，过去只是当作闲话听听，眼下她一下子跟自己联系起来。她摆脱不掉这种恐怖的联想。这是一种无可名状似乎既实在又很虚幻的恐怖。其实可能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，但她禁不住总朝最坏处想。在家里。李顺兴来到她面前，她便以一种古怪的心情和眼光审度他，判断假如她真有个三长二短，他会不会像传说的那样去做。一会儿得出肯定的结论，一会儿又在心里否定了。

“他不是那种人，他不至于那么心硬，他不会。”她暗自安慰自己说。

一天夜里，黄鼠狼钻进院子里，把一只老母鸡的脖子咬了一个大窟窿。第二天一早，梁海燕从鸡窝里把浑身被血涂染

得花花道道的伤鸡拎出来，心疼地说：“快寻点药抹上，说不定还能救过来。”

“咬成这样子，还能活？”李顺兴蔫蔫地说。

他进了厨房。出来时手里提着菜刀。梁海燕还没看清楚，他手起刀落，鸡脑袋就滚落到一边。

看着掉了脑袋还在蹬腿的老母鸡，看着地上流的血，再看看脸上堆着满不在乎神情的丈夫，梁海燕两条腿一下子软了。闪电似的，脑子里划过多少天来折磨着她的那个想法，她毫不怀疑地作出判断：“他会！如果搁在过去，他一定会的！”

最终她顺利分娩，但是冥蒙中对于丈夫所产生的那个强烈印象，却象刀刻一样，在她心里抹不掉了。

不错，截止现在，她相信丈夫还是爱她的。然而不论他怎样爱她，他终归是个农民，一个偏远落后、文化荒芜地区的狭隘自私、思想陈旧的农民。他的身上，承袭了许多祖先遗传下来的可怕东西。这是难以改变的，因为本人没有意识到，因为渗透到了血液中。即使他爱她，也保不准会产生些什么名堂。他和她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教养、两种文化熏陶，这就注定在两人关系中，必将产生没完没了的磨擦和冲撞。

她突然才觉悟到这一点，但是她知道，一切都晚了。

坐月子期间，大队小学另聘请了一位教师顶替她。不知那位临时教师搞了哪些活动，月子坐完，她想去学校继续代课，大队头头却推说她有了累赘，她的工作由那位请去的民办教师长期接替了。

这对她是个打击。她没吭一声，认了。

可是没过几天，丈夫李顺兴在大队管电话的差事，也被解除了。顶替他的是大队书记刚从初中毕业的侄子。这个打击

使李顺兴蔫得几乎抬不起头来。她把大队那些头头大骂了一通，然后气愤地对丈夫说：“怕什么？不干那事儿，就不活啦？抬起头来，看你那蔫样子！”

公社里做饭的大师傅是五里梁人，他对我讲，梁海燕是个泼辣女人，书教不成，把孩子给婆婆一扔（尽管分了家，但婆婆乐意给她看孩子），裤腿一挽，就跟着人们出工下地，像男人一样干包工活。她不喜欢在家里做饭，李顺兴倒好像成了一个屋里人，包揽起做饭喂猪这些家务事儿。大师傅说：那阵儿谁都以为梁海燕铁了心要在五里梁呆下去，谁知道她后来竟闹腾得那么厉害。

我明白，大师傅所说的闹腾，是指梁海燕与一些留在当地的北京知青串通起来，集资自费赴京上访的事。

我向梁海燕了解过这件事情。梁海燕说：“广播报纸天天宣传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，上山下乡是‘文革’产物，该不该否定？既否定，就该让所有知青都回北京。”

“结果怎么样？”

“屁！上头官员说知青上山下乡是‘文革’前主席提出来的，与否定‘文革’挂不上。尽胡说八道！‘文革’前总共才有多点儿知青上山下乡？没有‘文革’，能有那么多人被赶下来？”

“孩子丈夫都在这里，就是叫你回北京，你走得脱？”

“咋走不脱？叫我去美国，也走得脱。”她目光灼灼地说，“这是个啥鬼地方，我五叔在西安工作，给我买了双皮鞋托人捎来，穿半天土就扑满了不说，不几天鞋跟就歪掉了。这鬼地方，不是人呆的。我箱底压了几件连衣裙，都是回北京买的，

就是一次也穿不出去，穿上人们拿白眼珠瞪你，没准屁股后边还会跟一群娃娃看稀罕。”说到这里，她话锋一转，笑着告诉我：“为集资上访的事，我还同李顺兴干了一仗，你不知道吧？”

我问：“干得厉害吗？”

她点头道：“厉害。差点就血里捞骨头了。”

1982年春，留在县上的几十个北京知青串连起来，几次碰头，研究去北京上访的事。

梁海燕是这中间的积极分子。本来她还动员王村钰参加。王村钰没有同意。她便时而县上、时而公社地奔波起来。

从一开始，李顺兴就不同意她参与这件事情。他怕她变心，扔下他和孩子飞走。去年冬，几个民办教师考上地区师范，他以前教过书，便被吸收当了民办教师。其实梁海燕对上访的事也没有多大信心。说真的，不管她嘴上怎样讲，这阵儿真要叫她回北京，她心里不能不打格腾。她知道她跟其他知青情况不一样，别人两口都有工作，说走一齐走，在这里交了粮本，在北京还能领到粮本。她呢？丈夫是个农民，已经有了两个娃娃（她后来又生了一个），想走决没那么容易。退一步说，即便北京接收她一家人，北京有她的生活位置吗？北京早就不是她的北京了。她参与上访，并不打算求得什么实惠，不过想闹出一番热闹来。日子过得太乏味了，她要寻求一番刺激。不论咋说，闹腾起来，就有人注意你，就有人要伤脑筋，这就让她觉得开心，这就得啦！

一天，邻近几个公社打算上访的知青到她家碰头，共有七八个人。她管待了一顿吃喝。走时，她交给他们十元钱。这是大家都要交纳的集资款。

送他们回来，她见李顺兴黑着脸，知道他不高兴。她刚端起盆子想洗几件衣服，李顺兴走过来，一把把盆子夺下，扔到一边去了。

“你说，你整日价疯跑不说，还给他们交钱干啥？”他歪扭脖梗，象斗架的公鸡一样盯住她，话语中火气十足。
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她也火了，“我也劳动，钱又不是你一个人挣的，管我爱怎么用不爱怎么用！”

“嘴还能翻，我叫你翻！我叫你翻！”李顺兴一把抓住她的领口。看样子他想揍她，不过抓住领口往下再没有动作。

但这已经让梁海燕不能容忍了。她动手了。她扇了丈夫一个耳光。

李顺兴松开手，倒退了两步，随即又扑上来。脸上的表情很可怕，鼻子眼睛仿佛挪了位置，嘴里骂着粗话，拳头向梁海燕抡过来。

梁海燕也不示弱。猫身从地上抓起一根硬柴，对着李顺兴乱抡。

先一年他们修起新窑，从父母亲的老窑里搬了过来。独门独院，两口子打架没有人来劝解，两个便没遮没拦地干起来。大女儿在奶奶那边放着，一岁多的小儿子坐在地上哇哇大哭，谁也不去管。最终吃亏的自然是梁海燕，挨了李顺兴不少老拳。李顺兴也没有讨上便宜，小腿肚子被梁海燕用硬柴抡了条血口子。

这一仗干得假戏演成了真戏。梁海燕铁了心，要在外边找工作。

她离开家，去西安五叔家呆了二十来天，希望五叔在西安帮她找个工作。五叔知道她是为两口子打架跑出来的，只是

安慰她并没有为她奔波。不得已，她又回到家里。

从西安回来，她心里增添了一种新的难以形容的烦躁。在西安期间，她曾经去看望过一位从五里梁招工招到省上一家大医院的插队伙伴。这位伙伴叫刘莹，在村里时人挺老实，爱哭，谁也瞧不起。但是几年后，当她见到这位在大医院化验室里工作的刘莹时，几乎不敢认了——原来头发又黄又干巴，总象梳不展，如今一头黑油油潇洒飘逸的披肩发；轻轻地描着眉，淡淡地抹着唇膏，脸蛋儿白白净净，一双眼睛水灵灵，就连身段儿好象也变苗条变高了。脱去白大褂，一身清爽淡雅的春装，鹅黄色薄毛衣的高统领子翻了几个褶儿，松松软软垂落在胸前，透出一种舒适洒脱的劲头。她惊异于这位昔日毫不起眼的伙伴，怎么竟奇迹般地变得这么漂亮，这么富有韵味。相形之下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她简直是一个土拉巴几的乡巴佬。

刘莹热情地邀她去她家玩。刘莹的家是个只有一间半房子的小单元，地方不大，却收拾得舒适整洁。墙上挂着书法家的墨品和世界名画年历，屋外的阳台上养着花。沙发电视机收录机都有。刘莹的爱人是一个机关的小车司机，长得精精于干，炒得一手好菜。她随刘莹进门时，他正在厨房里烧黄鳝，香味飘满整个屋子。一个男孩，放在幼儿园全托，到了礼拜六才接回家。吃完饭，刘莹的爱人拿出别人送的两张音乐会票，让她和刘莹去。她谢绝了。她起身告辞，刘莹两口忙着穿戴打扮了一番，同她一块出门去听音乐会。

与刘莹的见面仿佛掀起一江春水，梁海燕的心里更不能平静了。人家的生活才叫真正的生活，人家活得才真正像个样，她想。她不敢扭回头来再看自己，再看自己所过的生活。

在刘莹那里获得的强烈印象与她面对的一切形成强烈反差。以前心里尽管有过懊悔，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地失去平衡。她痛切地感到，命运捉弄了她，生活把她欺骗了。

但是这种感受她不能对人讲，只能埋在心里。

她仍然必须带孩子，守着碾子磨面，吆着毛驴驮水，去地里劳动。

一天晌午，她正在锄地，听见远处村里的高音喇叭响起来，隐隐约约像是叫人。公社和大队，利用高音喇叭叫人是常事。有时猛不防大喇叭哇一声响起来，一个嗓门在里边喊：“xxx，你男人在工地把一只鞋掉在河沟里去了，你男人叫你赶紧给他送一双鞋去！”或者：“xxx，你家老母猪配种的钱还没给公社配种站交，配种站限你三天内交钱。”大喇叭里常喊这类事情。她只顾低头锄地，没有在意。但是一阵风吹来，她听见大喇叭里像是喊她的名字，侧耳静听，果真是叫她。

“里底的王村钰、五里梁的梁海燕、官庄的郭爱荣，你几个听着。”大喇叭里重新喊道，“你几个今后晌到公社来一趟，有事情要跟你们说。王村钰，梁海燕，郭爱荣，听见了没有？”

她拄着锄头，愣愣地想：有什么事呢？

后晌，梁海燕先到里底找王村钰，然后两人一块来到公社。

原来是好事。县上要给与当地农民结婚的知青安排工作。不愿工作的，可以得到一千块钱。梁海燕兴奋异常。她见王村钰默然不语，并不像她那样高兴，捅了好伙伴一把，问：“怎么了？这不是熬到头了吗？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回家的路上，王村钰顾虑重重地说她还得想想。她要是出来工作，家里扔下二万子和四个孩子，将怎么过活？梁海燕

笑了，说：“你呀，还管那么多！有机会不抓住，后悔时干哭没眼泪。”

一回到家，梁海燕便对丈夫讲了县上的安排。她告诉李顺兴：她要出去工作。

李顺兴心里有点慌乱，喘气声都听得见。嘴里吭哧吭哧半天，才嗫嚅道：“咱们再想想，看出去合适，还是要钱合适。一个合同工……说到底是个合同工，稀罕不稀罕？……”

李顺兴没说完，梁海燕便火冒三丈：“合同工怎么样？你不稀罕我稀罕！”

没过几天，她便办了手续。她被安排在农业银行楼底营业所工作。

临离家先天夜里，李顺兴忧心忡忡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梁海燕也睡不着，但她不去理他。李顺兴折腾了许久，翻身坐起，说：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她照旧躺着：“有话就说。”

“你出去工作，我不拦挡。”李顺兴说，“不过有个条件。”

她在心里说：你拦挡得住吗？嘴里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咱们得定几条规矩。”

“怎么？要约法三章？”

“没有三章，只两条。”

“哪两条？”

“第一，你拿工资了，可我和娃娃还在农村，咱们得说定，你不能大撒手不管家里，每月要给家里拿回一些钱来。”

“第二条呢？”

“不准跟别的男人来往，不准跟他们吃吃喝喝、嘻嘻哈哈。那些吃国库粮的男人，婆姨都不在身边，骚货多得很！”

梁海燕哼一声，说：“第一条可以答应。第二条嘛，你管不着！”

她想有意刺激李顺兴。

李顺兴气得脖子一梗：“你！……”

不知是不是逆反心里在作怪，梁海燕到楼底工作后，就喜欢和别的男人们来往。我在采访过程中，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议论她这方面的事情。

有人对我说起这样一件事：有次李顺兴来看她，她正在屋里和几个男的说说笑笑，见李顺兴进来，却带理不理的，李顺兴便一肚子气。过了会儿，她把他扔下出去了。她在学校打了半天乒乓球，估计丈夫离开了才回去。回屋一看，人果真走了，但茶壶被摔碎，脸盆架子被推倒，半脸盆水流了一地，墨水瓶在墙上炸开一朵花，箱子被单上溅上了墨水点子。别人料她一定会大叫大骂，谁知她却平静地笑笑，说：“死货！屋子里这么多东西，怎么不砸光呢？”

后来我在梁海燕的屋子里，见到了她的丈夫李顺兴。这是距那次从五里梁回公社、半道上两口对骂不几天之后。小儿子发高烧，李顺兴送孩子来看病。看完病，孩子躺在床上，梁海燕在炉子上做饭，李顺兴靠着桌腿蹲在地上，我和他拉着他家里的一些事情。

他并没有因为头次在那样一个场合和我见面显得难为情。他并不觉得尴尬。他只是关切地向我打听，像他这种人国家该不该照顾。“为啥不安排工作？”他向我质问，仿佛面对他的是县安置办主任，或者劳动局长。“知青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毛主席死了，就没人管啦？遗留问题没人解决，我们这种人谁也不关心，就好像和知青没关系，合不合乎情理？”

梁海燕插嘴说：“你给人家讲这些干什么？”

李顺兴翻了梁海燕一眼：“叫他给上边反映反映嘛。”

梁海燕说：“谁管你的事！”

李顺兴把头扭向一边，不再吭声。

饭后，我正在公社客房里整理采访笔记，梁海燕来了。像卸去一个沉重的负担，她长出一口气，说：“走了。我把孩子留下，叫他回去了。”

她似乎很难忍受丈夫在她身边多呆一分钟。

我知道，她曾经企图躲开丈夫，在楼底工作不长时间，便要求调到四十里外的兴寺坪营业所。在兴寺坪呆了一段，外界便对她的生活作风传出一些风言风语。呆不下去，只好又调回楼底。

她毫不掩饰对于丈夫的厌恶，忿忿地骂道：“看那蔫萝卜样儿，呆货一个，一无外财，二无内秀，当初不知图他个什么！”

我只能安慰她，不能讲别的什么。

“有人说我爱跟别的男人往一块钻，为什么不能钻？我喜欢！我想跟谁来往就跟谁来往，我男人都管不着，旁人管得着吗？在北京，我还跟人跳舞哩，可惜这里没人看见。”

我说：“跳舞并不是坏事，想跳就跳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”

“可这儿就不行。”她说，“看见男的女的搂着转圈圈，不大呼小叫才怪哩，没准还会跑到公安局去报案。这鬼地方，简直不是人呆的！”她又说起常挂在口头的那句话。

1982年，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，梁海燕回了一趟北京。

父母亲对她的婚事本不满意，当初劝阻她，没有挡住。后